

三國志

十四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二十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

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

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

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奉公布使秦官操行

先主之寵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

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

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

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

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

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

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

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

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

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

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

曹公曹公義之

傳子山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自非事一石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

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

蜀書九卷 魏志六

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

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

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志去不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

度孰能至於此乎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

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

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

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

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

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和臣松之以為備

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見諸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

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

寔繁有徒事不密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孫權

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

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

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

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

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

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

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

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

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

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

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

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

率眾攻曹仁於樊曹公道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

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

真梁郊陸渾羣盜或遣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

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

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

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

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曰馬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來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念其淹遲又自已

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許以自往巨松之以為期

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若許相援助何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

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

軍資不采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

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

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

晃曰大兄是何言邪羽不能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

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

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令，豈可生乃斬之。

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追謚羽曰壯繆侯。樊、夢豬噬其足，語子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羽曰壯繆侯。

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

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

子，以興庶子彞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

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

蜀志卷六

蜀志卷六

四

易玄 四百九十二

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卒

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

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

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

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

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

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

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

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

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

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

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

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西郡，顏射飛所過戰

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

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

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

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諸軍下巴西。欲徙其

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

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

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卷六

五

監生盛世阜刊

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

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

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

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

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

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

宣遐邇，故持顯命，高壙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

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肇敷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和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

斫音酌

迮音酌

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王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王。先王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縣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舉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參親斬援首，後騰與

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太守。

千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用。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蒞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行軍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



征西將軍常屯河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火，  
穀騰自來，軍人多乏，未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而將  
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  
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  
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入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  
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  
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  
將軍，假節封槐里侯。比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  
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  
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  
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  
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人，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  
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超既統眾，遂與韓遂  
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眾，遂與韓遂  
合從，及揚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  
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眦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

嘉靖己未年

蜀志六

七 監生盧世臬刊

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

在蒲坂，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  
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感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  
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

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  
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  
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  
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  
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  
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

時音係

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

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山諸將

侯選程銀李攀張橫梁興成百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

反其衆十萬同據河章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

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城超家屬

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若入其親馬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

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

超超推育吐血曰關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

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揚白等欲害其

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轉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

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

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

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城北超至未旬而成都潰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

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

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

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

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

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

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

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

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釐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疚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羗率服獯粥慕

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虜  
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  
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  
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  
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  
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  
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  
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  
閭闔以秋付魯魯自于後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  
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

忠字漢升

九

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  
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  
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  
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  
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  
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  
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  
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使令同列馬張在近  
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  
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

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

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

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

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朝雲曰聞貴州人

皆願表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誦詔未知

孰是民有制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表公私

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

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

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素紹雲見於劉先主與雲同床眠卧

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誑知遂隨

先主至荆州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

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

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州

嘉靖己未年

蜀志六

十一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擲

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項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

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

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

道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甲人少小

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

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

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

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倫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

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

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

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沂江西上平定郡縣至

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

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

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

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

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聞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

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

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

而身攻祁山雲之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

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

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

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七年卒追謚

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

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

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

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

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忠順齊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

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  
效可書當陽之後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  
臣忘有死死有知足以不病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  
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  
順平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  
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  
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  
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  
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  
雲疆擊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皇朝清己未年

蜀志六

一二 蓋生盛世舉刊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賴川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

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

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

為鳳鸞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

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

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

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

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

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

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

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

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

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

曰德公誠知人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

此實盛德也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

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之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

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

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

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馬

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

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

人耳驚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邵統  
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治世俗甄綜  
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謂全琮曰卿  
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

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樹人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  
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難守  
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勿見繫然觀其重齒

牙樹頰脈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脈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

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

與統相結而還先王領荊州統以從事守來陽令

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王書曰龐士元非

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於先王先王見與善譚大器之以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七

二監生成世舉

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王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

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

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從殆不免

周喻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孔明諫孤莫

援故决意不疑此誠出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

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

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

出必具資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

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  
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  
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  
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遂取順守報之以義事  
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亮留鎮荊州統隨從  
日不取終為人利耳脩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  
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王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



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三者必体仁義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龍襄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阻其失而不

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及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不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陟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卒。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躬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於此過言自絕。遠謹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尔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此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二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雒縣。

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城，不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蜀書

四

隆生盛世舉例

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揚，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使使之，真將在此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窻中，闕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建安初，天下亂，正與同郡孟達俱入廷尉左監。

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  
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  
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  
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  
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  
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  
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  
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  
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  
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

嘉靖九年

卷之七

五

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  
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

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

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  
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  
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  
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  
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  
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  
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

賡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  
未必並歸外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  
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賡故顧  
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  
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  
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  
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  
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  
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  
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  
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覺  
疆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  
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  
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  
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若  
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  
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萬意  
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  
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捷為界分  
平資中德陽三縣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

計者必謂此軍懸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  
等爲其後繼若爭容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  
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  
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二  
二吏民恋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右敵遠則百姓  
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  
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祐之門今二門悉  
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  
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  
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  
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  
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執迫將各索生求  
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  
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  
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  
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  
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  
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

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訛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士六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禮賢崇德 焉邦之要道，封墓式間先王之令軌，故必以禮行其道。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晏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展，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重不彰，微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禮，而盛以封墓式間為難，何其近哉！然則燕昭亦非宜也。

劉翽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打尋將濟之論，知非又修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切秉政，擢賢後受其策，辭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若選，以此為賤，則尚爽陳紀之膏皆應擢棄，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

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攸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

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力侍立先主每入哀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州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接卑而籍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于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主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上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源廣拓境土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二

監本成

十一

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乎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且

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

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

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隨前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七

十一 監

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二十七



許康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恣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馥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恣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恣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能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視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

瑒

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燾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鉅鹿張翔

萬機論云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

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

亂遂合鴛怯偷生白窟蠻貊成閭十年吉凶禮廢

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

術方命北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

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輿失據

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

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

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

殍存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意相見

知足下忠義奮發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獄

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

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盜起州府傾覆

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

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頽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

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討為兵害及病亡者

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

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具識見安危去就得以所也許靖鞠容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末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以坐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符孰若安時處順端洪吳越與

張昭張紘之傳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瘁慘慘

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

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以上益州復有峻

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

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

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

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符之任凡諸

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

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

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

荆史見之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

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

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

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

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

永銜罪責入於裔去矢昔營營冀周杖鉞專征博

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編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貴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

上嘉靖己未年

蜀志八

四一盼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儻現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十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不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阜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

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則自遺患矣。導後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朱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致殷勤許靖既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下景與無以加也。時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聖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慮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懿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歎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

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

靖天姿欽子游景雍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尔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胡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

好情美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王朗與女休書曰文

善豈意別於歲月豈况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餘年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淡而復淡若絕而復連儕輩累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師攀附於飛龍之里加有連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遺種之也而相去數千風聲託舊情於思想也元將相固足下動靜云夫子隨軍到荆州見郗素規短老而不墮是時待宿武既在益州執職領郡事之上供道只下於通夜奉奉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賢識湯誠無已也自天子

論天下豎儒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  
故乃假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殺足下以為  
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揔此二  
義前世解近以同為喉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  
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  
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裘得因無嫌道初開通  
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凋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  
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  
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  
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  
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  
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位天命受於聖主之會  
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端之摠集視拜堂穆穆之盛禮  
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  
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  
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上想亦極自而  
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  
依故常護士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  
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所幸吳公以避子

高居... 九... 句... 心... 人

六... 八...

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醪高詩大嘯  
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  
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  
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  
之徒遂沈溺於羗夷異種之間求與華夏乖絕而無朝  
聘中國之期綠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  
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  
下等以足下聰明揆較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  
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  
而歸漢猶懼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  
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  
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  
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  
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  
明詔命以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  
道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  
具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  
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  
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士  
為王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

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質

產鉅億。見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

竺曰：我天使也，當生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

語。竺因彩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

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

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

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

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

如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

振。後曹公表竺領贏郡太守。山郡界黃、泰、

博、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贏郡。揀選清廉以為守，有偏

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贏郡太守，撫

慰吏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

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

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

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

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入

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

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

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

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

傳云玄薦乾於州乾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

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毋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自雍甚愛之

蜀書卷之六

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密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厚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且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

為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  
主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  
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  
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  
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  
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  
此權喜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  
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譙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  
輒稱疾不在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

四十八

五

五

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  
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  
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俊而遺舊  
齒無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  
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  
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  
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  
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  
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

昂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

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毅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彌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必以安所長必日記劉璋時必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人之善忘人之過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書曰昔堯優許由

書集卷之三

蜀志八

一助四

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筆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甫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

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  
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  
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  
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  
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  
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  
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  
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  
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  
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

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  
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  
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  
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  
平不演海以受於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  
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  
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  
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  
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  
公賡者見女樂而棄朝事

臣松之案書傳曾定公  
無義可稱宓謂之賢者

淺學所未達也

若此輩類馬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

心不亂是故天地真觀日月真明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

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

瓌穎乎宓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

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

不可嘿嘿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

朝八卷一卷曰錄餘者所謂七篇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

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

言加地巳未年

蜀志八卷

十三世生世息

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

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革子成之誤况賢

於已者乎

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

也先王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

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

功曹古朴王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

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

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

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

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薄擊頰薄手版也

曰願明爾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

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

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土為東井終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

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終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靈而興作淮濟四瀆江

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

曰蘇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冑折而生禹於石紐石紐同蜀本

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刻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

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

萬曆十一年消刊蜀志八 一三 蜀二四四

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

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未詳宓所出知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

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

蒼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

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

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

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

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

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  
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  
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  
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  
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  
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  
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  
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  
東而汲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  
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

蜀書卷八

十四

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  
帝王霸秦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  
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將濟以為大較廊廟器  
也萬載論以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康  
將乘之以石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康  
坐孫乾前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  
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  
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許糜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董劉馬陳董馬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  
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  
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  
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  
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  
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  
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  
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

嘉靖九年補刊

蜀志九

一

一

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  
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亮後為丞  
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慮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  
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  
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  
直勤見啓諷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

倖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倖度者如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義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沔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府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夕零陵先賢傳曰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是怨祥舉兵殺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真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即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荅曰昔梓潼北時法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翮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蜀志九

二 監生成世學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君子從之如雲而巴北詣

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

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

之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零陵

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丞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

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

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

言先生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

更姓為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梓潼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士燮曰此非常人



不可殺也。王簿請自送至州，見光武。州牧劉璋、璋父焉。臣

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車輒以咨訪。臣

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巴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

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

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

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雄人也，人必為害，不

可為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

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

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

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

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

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

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

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

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

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

使百姓好，直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

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

諸穢，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費，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

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

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

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

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

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

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

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

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是將軍張昭嘗對孫

蜀志元

三 監生成世舉刊

權論巴

不當拒張飛太甚，惟曰：「若

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

貴垂明於以簡才且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

嘉靖己未年

蜀志九

日監生成世舉刊

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

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

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書連夜襄陽記

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

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

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

上攻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

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

鋒而亮違衆校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

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

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

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

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

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

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

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計賊邪習鑿齒曰

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

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後傑退收

難乎且先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

授誠而不獲奉誠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

蜀志九

五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

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  
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  
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  
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繼和合有可貴者  
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  
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涼聖祚告燎受符  
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  
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  
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二  
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陸焉  
即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  
或有違幸必誨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  
并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魯吳并涼冀兗  
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  
侯九年部護李平坐誣罔廢請葛亮與長史蔣琬  
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魏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

三十一

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官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目容入介。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

少官微見允傳出遠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  
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開積捨此  
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詠如等罷駕不  
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揚儀魏延夜豎小人也  
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  
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慎慎慎不能則於此  
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復不能則於此  
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  
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  
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備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  
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問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時  
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  
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晉氏而不  
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延  
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害也

六年加南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

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

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

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泣思允及鄧艾至蜀聞

皓為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

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

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披數

術費禕甚異之故起繼允內侍言以卒祗又以待

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

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闕。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曰：「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

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

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復侯立。陳表並有辭角之美，而亦如恭者。魏書摠名此卷云：諸復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高唐一三補刊 蜀志九

九

四百四

合堂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乂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

之防禁開諭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  
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  
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  
名聲損於郡縣延熈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  
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  
守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  
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  
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  
於色比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  
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三十九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

蜀書卷之四

國志四十

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出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朮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負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軍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取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尚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自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法正忿爭不和封尋奪法建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法封公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

下行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 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

乎今上朝以顯英俊麟集目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  
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答犯謝罪遂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繫去就之分也况  
臣卑郵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取昔申生  
至孝身証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  
毅破齊而遭殺後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  
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大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  
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  
臣之心慎日之舉目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  
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  
勉之魏文帝善豆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  
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  
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  
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  
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王賢  
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  
種商曰定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  
好讎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  
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  
勢利所加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  
寇楚建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  
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  
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  
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  
人相為憂天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

既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閒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以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

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果

霄也恨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頰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異俗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

三 監生盛世舉刊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凌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二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

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

依與恨同

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

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

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

軍，徙居南陽。儀和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

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

未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

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亮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

在禮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葛亮

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劫子林為牙門將，威顯元在，初移河東，達子興為議督軍，是歲徙懷安風。

彭素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

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

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王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

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

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剪

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

而六駟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

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

之途恬快於浩然之域高節行守貞不虧雖古  
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  
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  
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美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  
衆人所誘毀於州牧劉璋培髮鉗美爲徒隸會先  
主入蜀泝流北行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  
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美徑上統牀卧謂統曰  
須客罷當與鄉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美坐美又先  
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  
而法正宿自知美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

八四蜀志十

五

數令美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  
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美爲治中從事美起  
徒步一朝度州人之上形色蹶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美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美  
心大志庸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美行事  
意以稍踈左遷美爲江陽太守美聞當遠出私情  
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美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  
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方言曰滅鯁軋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  
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稱兵

革革猶兵也義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

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義言大驚  
默然不答義退具表義辭於是收義付有司義於獄  
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  
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王公有霸王之器可  
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曾公來西僕  
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詰公於葭  
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  
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罟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  
蜀志一

得君志行各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

分子之厚誰復過此且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義言劉

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義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

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

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

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

不解王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佻失老語此

僕之下愚薄慮所致王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

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其

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蓋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美努力自愛自愛羨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

音理  
救反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

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

蜀志十

七

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替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龍安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龍衣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諂善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臣使臣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

死無子遺。上庸虜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滅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

八 監生盛世舉刊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人，以下識真僞邪。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閣昧闖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  
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  
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  
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衆降先主先  
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  
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音合聚部  
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  
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  
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  
往起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

嘉靖甲子未年

蜀三十一

乙一監生成世舉刊

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二年先主疾病  
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  
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  
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  
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  
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  
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

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

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  
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不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  
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  
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廢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

於九受况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  
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  
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  
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  
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連糧不繼平遣參軍狐  
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  
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  
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  
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  
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  
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  
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  
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聞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  
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  
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  
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襲之然謂平  
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  
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

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  
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如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山嚮託  
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祗忠勤諫乃止今纂  
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舍以危大業  
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  
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  
即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玠領長史綏軍  
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楊武將軍臣劉芝行前監軍  
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  
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  
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  
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齊行  
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樊芝行參軍裨將  
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  
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并議解平任免官  
祿節傳印綬符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  
策削其齒土  
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  
與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  
也

蜀志

十一

監生盛世舉刊

何圖中垂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  
也願寬慰都護勸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  
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止家若都護思  
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  
斯戒明吾用心臨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異  
書長歎涕泣而已

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昔管仲奪

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  
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  
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  
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諉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於  
怨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  
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  
秦漢以來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  
未之有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

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  
為賓客先生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  
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  
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  
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  
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  
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  
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  
紛紛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  
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

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  
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  
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  
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  
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縛面而後棄  
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  
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  
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

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  
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  
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  
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  
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  
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  
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  
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  
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  
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  
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  
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  
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畧曰夏侯惇為安西將軍鎮長  
夏侯惇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  
從襄中出循秦嶺而乘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聞延奮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  
與關與散民之數足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  
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  
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  
虞故不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  
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  
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

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遂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

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穉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纒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上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

與其丁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  
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  
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  
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  
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  
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  
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  
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遂率其眾  
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而走追而殺之呂松之  
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密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  
主簿皆君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

蜀志

十一

使西詣先王先王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  
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王為漢中三拔  
儀為尚書先王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  
不睦左遷遷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  
叅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  
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  
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  
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  
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

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  
不悅而亮平生宓指以儀性狷狹意在將琬琬遂  
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  
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  
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寔  
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  
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  
賈禘往慰省之儀對禘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禘曰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  
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禘密表其言

高唐一三補十 蜀志一 十六 一 三百七十八 劉江

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

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先賢傳云儀九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  
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

廖立以才按進李嚴以幹為達魏延以勇略任楊

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

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史古密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急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昂，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

蜀志一

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禪將軍在宮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祭之，于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或祚除謂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隆屯別，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

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  
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  
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干魏弋  
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  
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  
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  
道路隔塞卡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  
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  
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  
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  
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父陟日南九真三郡功封  
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  
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  
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爽子尚書吏部郎以

蜀志二十一

二

嘉靖十年德刊

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  
獨不與同皓志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闓宇都督巴東  
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  
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  
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  
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  
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徵其利肯盟違約  
凡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  
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  
巴東因守只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  
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憲又送文武印綬  
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  
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  
疾病太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  
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  
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無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  
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郡縣佐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  
子襲為給事中二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  
從帝吳于華封國詔問蜀大臣了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

憲薦蜀郡常景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則好施不治產著六年禮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亮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配太子徽順陽內史承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言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

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靡

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

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梓潼又徙房

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

傳不載述亡事何所  
衡身之敗謂之不諫則  
今日如情不舉殊不解

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九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  
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  
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  
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值以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

剛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即至延乃更潛心典

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此云二十字之誤也自校書刊定謬誤積

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

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

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

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

守和以存以三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凡所

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也但子條嗣景耀中為御

史中丞入言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朗兄子寵先

主時為牙門將祜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

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

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

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言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亮歷

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

字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巴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歲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尊位炎興於是乎微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王之文始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

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

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

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

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奏使詣先主

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

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

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

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

徑往至郡闔遂趨趨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

壺外雖澤而內實虛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

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連追鄧芝使吳亮令芝言

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歎歎年流徙伏匿權未之

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

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平裔

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

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故不作田父於閭里也

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徵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貪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

四書卷十一

八

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調流連，皆此類也。

之以爲談調，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少與捷爲楊恭

因書疏之巧，以著談調之速，非其理也。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

恭，毋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

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

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平子羣嗣。

羣音杜，角反。見字林曰：羣也。歷三郡守，監軍，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

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

周與朝同

羣音木

謀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部從事先生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連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遷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

其親兵使將軍陳曷鄭綽討元眾議以為元若不  
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  
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與主上平安面  
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曷綽但於南安  
峽口遮即便得矣曷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  
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  
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  
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  
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  
如留向朗朗情偽老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

事商善初商少與洪親善商流放在吳洪臨商郡  
齋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齋後還聞之  
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衣固許具  
說所言齋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  
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齋自嫌不願齋  
處要職與後事也後齋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  
于忿恨亮與齋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  
食不知味後流近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  
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

卷之十一

謝也况吾但委暗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  
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  
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  
至獲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  
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  
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  
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少  
使馬不敢駛詔明府未著  
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  
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  
非牛中之物會當移植然  
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  
陰聞祗游處放縱不勤所  
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因讀  
洪坐朝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  
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  
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  
刀中牛粟以問占夢趙直直曰  
木字四下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  
而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  
當命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  
謂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聞譴答

賦與快同



對解釋無所疑滯，亮其異之。出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低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鄙，詭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眠者使人投筭，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若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低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祇為博，為年四十八卒。如古一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一平當，稍遷代，祇為，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為太守，遷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柔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加。心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求昌從事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

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志主微利杜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疆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祀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誰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

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

對月如月已未年

蜀志二

十一 監生成世阜刊

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求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然亦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恊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  
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  
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  
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  
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  
魏以冲為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

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  
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  
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  
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